

■名家故事

黄亚洲的两次换包

○王金洲

黄亚洲换过两次包。他早期用黄挎包。我1987年去北京,在火车上和他相遇。他高高个子,穿白衬衫,背黄挎包,朝我坐的方向挤过来。他是杭州剧嘉兴、短途车票没座位,便从黄挎包里取出马扎坐下,又从包里取出一份赠阅的“诗歌报”看起来。因我5年前和他见过一面,一看就觉得面熟,于是与他招呼攀谈。那时他在嘉兴文联工作,担任市作协主席,主编《烟雨楼》,写诗,写小说,写电影剧本。他创作的电影《R4之谜》我看过,觉得新颖不错。嘉兴很快到站,他熟练地把小马扎和报纸全部塞回黄挎包,然后和我道别下车。

后来黄亚洲调入浙江省作协工作。我曾说他背黄挎包太土,他也自嘲“背时”,但就是不换。后来他任省作协党组书记,策划、组织了好多次颇有特色的文学活动,如当兵三日、侬民三日、执法三日、警官三日、百名青年作家与百名失足少年爱心大恳谈、抗洪一线采访、瓯江文学大漂流、走向海洋,等等。他容纳了各种个性张扬的作家,且一

视同仁,亲如兄弟。各种个性的人都说他好,活动没结束,就有人急着问下次是什么时候了。我从电视里看到,他带上百名作家“当兵三日”,离开军营时,他抱着一位解放军,哭得像小孩一样。

黄亚洲烟酒不沾,但他是作家,作家就得沾创作。党组书记管人、财、物,很忙,没空写。这是一组显而易见的矛盾。黄亚洲自有办法,那就是见缝插针。坐火车写,坐汽车写,坐飞机写,开会坐角落也写,甚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,一空下来照样埋头写。这时候,黄亚洲的黄挎包换成了皮包,皮包内装着稿纸。为何换包呢?因他要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和场所,如背黄挎包,知道的人没事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故意作秀,所以只能换成黑色公文包,以“求大同”。那只换下的黄挎包,他也舍不得扔,挂在办公室墙上,天天看,像一种隐喻。

退休后的黄亚洲,我已很久没有见面,暗自揣测他也应该过正常退休生活,至少不写大部头作品。没想他文学创作的又一巅峰是在退休后,他参与编剧的《历史转折时期的邓小平》48集

电视剧在央视播出,之后又倾力打造长篇小说《红船》。近来,又听说他在写长篇报告文学《大陈岛密码》,还有长篇电视连续剧《风起一江山》。而且,散文集《不是呓语》《空中声音》与诗集《我在运河南端歌唱》《我的北美,我的南美》《我的北非,我的南非》《我的西班牙,我的葡萄牙》接二连三出版,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劲。

至今,黄亚洲已出版40多部各类文学专著,有小说,有散文,有诗歌,有剧本。有诗集获了鲁迅文学奖,有的诗集双语出版,作品研讨会不仅在国内开,还开到国外去了。他还开办了一个装潢雅致的黄亚洲书院,开办学堂,按时序春、夏、秋、冬分别开教学课,忙着培养文学新人。

黄亚洲几乎无缝对接应邀参加各种文学活动。他也曾邀我参加。有一次我们相逢在武义,他背着一只结实的白帆布包,包里装着手机。这是他第二回换包。我心生诧异,这只酷似电工师傅的工具包随便搁哪都无人捡。我说:“皮包怎么不肯了?”他笑道:“退休了,皮包也退休了。”我说:“这只包不好看。”他说:“要好看干啥?实用就行

了。”

他对时间的利用,我真是大开眼界。行走大红岩景区,黄亚洲落在后面,叽叽咕咕对着手机说话。我以为他在打电话。奇的是,他宽嗓宏腔,对着手机说话却一直很轻,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但谜底马上揭晓,我们手机上已收到了他写大红岩的诗,用美篇形式发出。他刚才悄然对手机说话原来是语音输入,在发稿。有时一景点参观结束,坐上面包车准备去下一景点,黄亚洲还在门外写。他一脚跨上车,作家储福金笑道:“亚洲一首诗又诞生了!”我们也大笑:“你是替我们大家都买好饭票了。”有他这么起劲写,我们逛景区以及吃饭碰杯,便对东道主再无愧疚。

黄亚洲向来简朴,穿衣以宽松不破为限。一回,我被他邀请去无锡参加活动。出高铁站时,黄亚洲走几步路就弯腰下蹲,什么情况呢?他穿的旧袜子太松,不断地滑到脚底板,不舒服,他要把松垮垮的袜子提上来,如此就有他走几十步就下蹲一次的不雅姿势。众人捂嘴笑,他却若无其事。

他的公众号“黄亚洲工作室”每天都坚持发一首诗,或他

自己写,或他推荐人家的。每首诗他都在诗末写一则精到的短评,用以“诲人不倦”。这个栏目,他幽默地称之为“每日黄诗”,很受诗歌界同仁的欢迎。2018年,他还发起了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,筹资200万元起家,他自己奉献了100万元。有人不解,说你自己干吗拿出那么多钱,他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,这可是份荣誉,我当然该拿出一半。这个基金会现在每年举办全球华语诗歌的“行吟诗”大奖赛,藉以发现优秀的“行吟诗”作者。

至于每年操心“诗歌春晚”“知青春晚”“书画春晚”,他更是全身心扑了上去,乐此不疲,好像全身气力都花不完。

黄亚洲书院曾为一位年轻作者开作品研讨会,会议结束时合影。黄亚洲将一些主要与会者都安排在前排就座,而他自己在边上随便席地一坐,喊“请大家不要动,合影了”。这一席地,是那么谦和质朴,令人心生敬意。

这些小事,足以体现他的为人处世方式:低调、务实、认真,像一头牛。

他的生肖,正好是牛。

■直击真相

别让人带到沟里去

○王珍

楼下的小广场天天有人跳舞。这些天放的音乐是歌曲《红枣树》,挺好听的。听多了,我居然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哼:红枣树,家乡的红枣树……不知道是不是我特别容易被感染,受暗示?

当然,被感染并非一定是坏事。比如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;近朱者赤,和知书达理、守规则、明事理的人交往,互相点拨,互相提携扶持,让彼此变得更加美好;为真善美所感动,构建向真向善向美的心灵;以及上面所说的一首歌听多了就会唱了,等等,这些良性的情绪互动,是增智开慧、提升修养、有益身心的途径,也是让人和人相处更和谐友爱,让一个团队更有亲和力和、凝聚力的良方。

但有一些不良情绪就像病毒,很容易互相传染,这也是一种疫情。

我刚做老师那会儿,也许是我讲课也没那么生动有趣,又掌控不了课堂的局势,所以学生在课堂里做点小动作、讲个小声话的事情,是分分钟都在发生的。讲小声话的人多了,就集成了大的合声。每到这时,我不得不提高嗓门。我的声音高八度,学生也会跟着高八度,很有点水涨船高的味道。一节课下来,基本上从女高音变成了沙喉咙。感觉失败而委屈,很明显,一个大孩子被一群小孩子带到沟里去了。

生活中,杠精真的是无处不在。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杠精杠不到的地方,人在江湖基本没有不挨杠的。再好的一句话,和杠精一说就成吵架了。吵着吵着,感觉血脉偾张,气愤不已,连呼:“怎么会有这么不讲理的人?”却见那人正在偷着乐。这才发现自己中蛊了:不知不觉中在帮人抬杠,让其获取快感。因为杠精说了:“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,又干不掉我的样子!”

和杠精抬杠多了,很有可能被传染,也会成疑似杠精,不知不觉中就被带进了沟里。就算你运气好,你碰到的不是杠精,只是一个脾气急躁又自负的人,也一样会被带离自己的轨道。比如和一个争强好胜、容易激动的人说话,音量就会控制不住。哪怕只是促膝谈心也会变成远距离喊话,若是碰到意见相左,讲话一定会演变成咆哮、争吵。

忽然有一天,我发现和风细雨、心平气和、好好说话变得很困难。有时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互怼互撕,就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和坏脾气的人相处,自己也会被同化,变得急躁、易怒,甚至出言不逊。似乎情绪的控制键掌握在别人的手上。

经常看到一些父母,因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,就烦恼忧愁甚至暴怒。仿佛喜怒哀乐都受孩子的成绩牵制。我们也常常看到在一些公共场所,有些不守规则的人,因为别人的一句规劝而恼羞成怒,出口成脏,甚至大打出手。在公交、地铁上,有人被踩了一脚,或者是碰撞了一下,就会不管人家如何道歉,只管勃然大怒,恶语相向,拔出拳头……

相信有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,情绪很容易被外界和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人和事所左右,仿佛别人的坏脾气,别人的不勤勉,别人一句善意的忠告,别人不慎的一次小冒犯,都是带你入沟的导航。

而我们的能量、精力、脑力、体力都是很有限的,如果再让那些消极情绪白白消耗掉太多的精神能量,无疑是在给人生减寿。但是,如何抵御那些情绪病毒的传染呢?内心的平和宁静、自身的定力修养,无疑就是免疫力。

有人说,我们难以控制别人,却可以把握自己;不能左右天气,却可以选择心情;无法选择容颜,却可以展现笑容。快乐与否和外界无关,那是自己的感受与选择。确实,只有发自内心的平和、安详,才是有效的抗体。真正睿智、沉稳的人,都具备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的心智和能力。

其实,人生一辈子,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炼的过程。努力学习“出言有尺,嬉闹有度,做事有余,说话有德”。生活中,那些懂得把握分寸、控制尺度的人,往往有更高的修养,也更受欢迎。行走世间,要学会看破不说破,给人留体面;凡事不做绝,给人留退路;不卑不亢,摆正自己的位置。做人恰如其分,做事恰到好处,才能让别人感到舒服,让自己过得坦然。

有了这样的抵抗力,别说是让人带进沟里,即使有人故意在你面前挖好了坑,你也能轻松自如地跃过去。

■心香一瓣

值得珍惜美好春天

○应红枫

虽然冬季留给我们一些伤痛的记忆,但是该来的春天依旧没有迟到。山野又开始暖润起来,鼻息间又荡漾开了各种温和的花香。一个晴朗的假日,放下手头的琐务和一些沉重的心情,踩着布谷的啼鸣和高亢的蛙鼓声,相约几位朋友,沿着那条铺垫着整齐鹅卵石的羊肠小道,向那一座散发着绿草鲜嫩芳香的小山坡走去。

小山坡下是一条盘旋而上的蜿蜒山道,远远地,连接着一座小小的驿亭。走在蜿蜒的山道上,两旁刚刚翻耕过的菜畦散发着春天泥土的气息;山坡两边错落落落的松枝,饱含着苍翠欲滴的油亮色泽,在微风中悠闲地晃动着。山道两侧盛开着许多不知名的紫色小花,短短的花茎在使劲地托举起小小的花瓣,如同一个个孩童贴着脚尖顶着小小的盘子,在大人面前邀功请赏似的。杜鹃花一簇一簇的,散落在整个山坡上,像是一块巨大的绿毯子上晾晒着粉红色的棉絮,浪漫而富有诗意。

踏着一路清脆的鸟鸣,走在暖融融的春光里,迎面而来是一幅幅七彩斑斓的画屏。心情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双眼所接纳到的风景,于是举起相机,把春天保存在磁盘里。朋友们在弥漫着芳草气息的山坡上,大把大把地采撷着属于各人的一份快乐。春天的空气似乎被成片的油菜花染成了芬芳的嫩黄色,在明丽的阳光下缓缓地波动出温暖的诱惑;春天的泥土总是散发出那种令人陶醉的气息,让人不忍心去踩踏它那柔嫩的枝叶。抚摸每一片绿草,如同抚摸孩子稚嫩的秀发,心里无端地荡漾起一种暖暖的爱意。这是一种畅享春天的感觉。

沿着溪水的声音,翻过那条铺有石阶的古驿道,前面有个小小的山村。离山村不远处是一条二百米来长的海塘,海塘的外侧是一湾细柔的金沙滩,海塘的里侧有一条浅浅的河流,浇灌着这个村落中唯一的一片水稻田。从绿树掩映的山坡上望下去,被村舍和竹丛环绕的田坂上,阳光照耀在水田中央,一闪一闪的,如同一面明镜般迷人。

■往事如歌

偷柴“糗事”

○陈甫

老家是一个山区小村,世代除了几亩薄田瘦地,看重的就是那几片山了。山上有树、有竹,还有柴火,生生不息,这是农民的根。早年农村满屋为一片山的权属纷争不息,世代结怨,有的甚至还闹出过人命。

我小的时候,农家烧水做饭烧猪食,用的还是柴灶。山里人不愿烧稻草,常年只烧禾柴,过年过节也烧点柴片,以示薪火不绝。稻草烧起来火头不旺,烧饭也不香,还弄得满屋都是浓烟,多是冬天用来铺床底、垫猪圈的。

那时柴山还是集体的,柴不够烧,只得偷。偷自己村里的柴等于偷自己家里的,不算,只好偷邻村的。村里的人

总是惦记着邻村的柴山,哪里有一片好柴,哪里有几枝树桩,哪里山路好走都摸得滚瓜烂熟,村里的好柴都是外村人偷掉掉的。不过最好的柴一般长在荒芜的乱坟岗、土质厚的山凹里或陡峭的山崖边,要偷一捆好柴,着实需要有些胆魄和力气的。

柴山常年由管山佬专职守着,像守着一份宝贝那样守着那些树、竹、柴,平时外出劳作的村民也有义务守山。发现有偷柴,管山佬一呼百应,邻村的村民们会立即丢掉手里的农活,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堵偷柴贼,甚至从山上一直追到村里。这时,我们村里几个有威望的长者就会站出来论理,不过也还常常避免不了一场“相骂”。

管山佬整天在山上张悠,你

也不好明目张胆、大摇大摆地偷,否则被逮个正着,轻一点没收钩刀,重一点要被罚款,甚至被五花大绑地揪斗。偷柴要看准时机,管山佬稍有疏忽就速战速决,来去无影。偷柴最好的时机是选在早上、中午或傍晚,这个时段管山佬要么还没来,要么已经收工了。不过时间长了,这一招也不灵光了,管山佬也会摸出一些规律来,你早、中、晚来,他也早、中、晚到,面对面遭遇,这柴就偷不成了。

有时管山佬事先还会早早地、一动不动地“匍”在柴窠蓬里,在偷柴的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设个暗哨守株待兔。你以为是不神不知鬼不觉,柴听得正起劲时,管山佬就像天兵天将一样,突然降临在你的面前,让你来个措手不及。偷柴的人与

管山佬也常常是斗智斗勇,像打游击战一样,也得讲究战略战术。最管用的,是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几个邻村要轮流、错落着来,要出其不意,看似毫无规律,其实要精心算计。

夏夜天热难熬,我们村里的小伙伴们常常沿着屋柱,像只猴子一样攀到社屋的二层楼的木走廊上集体睡觉。前半夜大家七荤八素讲些笑话,四五点钟天蒙蒙亮,就早早地顺着屋柱溜到地上,三五成群分头去偷柴了。等到管山佬出工时,小伙伴们早已背着一捆柴回村了。

我从小生性胆小懦弱,没有偷过几次柴,即使跟着别人去偷,也是提心吊胆的,远远地躲在背后听点又矮又嫩的毛柴。一听到管山佬急促的脚步

声,我就吓得魂飞魄散,落荒而逃,常常被同伴耻笑。有时柴听到一半,同伴突然故意大叫一声“管山佬来了”,我就拼命地逃回自己村里的山上躲藏起来。等了半天也不见管山佬的踪影,我才知道是被同伴捉弄了。

我宁愿像我老实巴交的父亲一样,在路边听点别人不要的荆棘当作柴火,每次都要艰难地拖着回家。这样的荆棘当作柴火,烧火前还要一截一截剥下来整理好,免得到时满手被刺戳到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,时过境迁,老家早已用上了煤气灶。现在柴火灶已难得一见了,淘气的小伙伴们也变成了白头翁。偷柴这种“糗事”成为儿时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记,也成为晚年一种意趣横生的谈资。



龙游石窟即景

郭建生 摄

■触景生情

万千感恩情相牵

○翁建飞

战疫获胜,感恩不忘。当一批又一批援鄂医疗队圆满完成光荣使命返程时,湖北省多个县市的广场、楼宇和街道两侧,满目皆是“我未谋您面,但却记得您”“感恩有您,风雨同舟”“幸得有你,山河无恙”的标语。公安交警铁骑队开道,群众用最真挚、最炽热的情感,以及最深敬意、最高礼仪夹道欢送,更有市民双膝跪地作揖拜别。

这样的景象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22年前的一场抗击“洪魔”的恶战。尽管那时我已告别军营,没有亲身经历,但在建军90周年之际,因战友鼓动,我们编辑出版了《峥嵘岁月——驻闽桥老兵忆当年》文集,这期间,我获得了大量珍贵史料。

1998年8月,我国自南而北发生

了仅次于1954年的特大洪涝灾害。

我当年服役的原南京军区驻福建桥某部,出动了500余名官兵及大批舟车、汽艇、冲锋舟等救援装备,与兄弟部队协同,投入保卫九江长江大堤的殊死决战。经过3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勇抢险,终于赢得了抗洪救灾的伟大胜利。凯旋那天,数十万九江市民自发欢送抗洪将士,街头巷尾挂满了“兵哥哥——我们舍不得你走!”“我会想念你,我的兵弟弟”“是我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”等标语。人群中,一位小朋友两手提着书有“长大了我也要当兵”的那块红布,格外引人注目。当地百姓一面往缓缓行驶中的舟车塞进包子、苹果、火腿肠,一面呼喊着重“感谢人民解放军!”等。火车站站台不停地回响着《送战友》《十送红军》等歌声。

没过多久,一首反映抗洪救灾